

2022新春特别策划·我们在战位②

天空,飘起鹅毛般的大雪。松木希错湖与周围的山脉,被雪连接在了一起。以往界限分明的湖与岸,此刻也全部融为一体。从湖北岸望去,依稀可以看到一条蜿蜒的小路通往400米外的一处营房。

这里就是全军海拔最高的机务站——红山河机务站。

5120米,这是红山河机务站的海拔高度;5080米,这是机务站与列兵毕志刚家乡山东菏泽的海拔高度差。

3500公里,这是上士李正渊的家乡甘肃临夏到机务站的距离;三天三夜,这是上士张金海从机务站回家乡河南焦作的时间。

挺立于遥远的喀喇昆仑高原,红山河机务站官兵俯瞰着祖国的壮丽山河。这个听起来颇有诗情画意的地方,实则是一片连雄鹰都难以飞越的生命禁区。

红山河,有山也有河。但那里,是一望无际、连绵不绝的雪山;那河,是纵横交错、危险重重的冰河。

在喀喇昆仑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只要你能够在皑皑雪山之巅见到绽放的雪花,就能够一生平安。在许多人眼里,坐落在生命禁区的红山河机务站,就是这样一株护佑平安的“雪花”。

自1983年红山河机务站在此设立,一代代红山河官兵用青春和热血确保了这条世界上最高的通信线路畅通无阻。

这是一条热血沸腾的通信路。在喀喇昆仑,后方指挥所和前方哨所间的任务传达、兄弟单位之间的信息通报、戍边官兵与家人们的情感交流,都离不开这条绵延在雪域高原的通信线。

这是一条用青春捍卫的生命路。红山河机务站700多公里的巡护线,是来往人员和车辆的生命线。奔波在这条线上的人们都知道,如果遇到暴风雪等特殊状况,就找到路旁的通信线。线路畅通,官兵们闻讯就会赶来救援。

如今,坚守在红山河的官兵平均年龄仅有25岁,由于高寒缺氧,许多人年纪轻轻就谢了顶。还有战友,将生命永远定格在最美好的年华,定格在这条遥远的天路上……

海拔的高度 人生的境界

■本报记者 徐娜 通讯员 谢成宇 李荣荣

坚守、奉献、牺牲……这些字眼在雪山之巅是那样的真实,无需任何的修饰与夸大。“强边固国是我们的责任,无私奉献是我们的品德。社会发展需要‘下海’,卫国戍边需要‘上山’,为了祖国的安宁和人民的幸福,我们甘愿牺牲一切……”这是1988年的央视春晚,红山河机务站全体官兵给全国人民拜年的电报,也是“红山河”这三个字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

又是一个春节到了,红山河的官兵早已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是他们身上忠诚、坚韧、勇敢的精神特质没有变,以苦为乐的战斗豪情没有变。当都市里有的人厌倦了咖啡的滋味,他们凿冰化水却无怨无悔。当都市里有的人患上了感情“审美疲劳”,他们却对揣在口袋的“全家福”百看不厌;当花样百出的年夜饭大餐依然难以打动有些人的味蕾,一盘热腾腾的饺子就能在瞬间点燃他们过年的幸福感。

有人说,生活没有变化,世界没有色彩,那还成个什么世界?对于这群守护在天边的兵来说,红山河的日子“很苦也很甜”。巡线途中,新藏线上徒步的“驴友”遇见他们会停步站在路旁;藏区的学生遇见他们会敬一个少先队礼;来往的汽车遇见他们会鸣笛致敬……他们仿佛

都没有意识到,走着走着,自己就成了边防线上最美的风景之一。

红山河,雪域高原上一个普普通通的站点,有一群普普通通的官兵。他们说,生命中因为有了这样一段经历而变得丰富多彩。守护在遥远的地方,他们在磨砺中收获成长,在奋斗中成就自我。他们如同雪山之巅那一根根线杆,雷轰劈不倒,大雪压不弯,以平凡的坚守,诠释着青春的含义、人生的境界。

记者手记

毕志刚的老家在山东菏泽,一个海拔只有54米的城市。来到红山河,5000多米的海拔高度差,考验着这个年轻的小伙子。适应环境、熟悉业务、融入集体,毕志刚日子开始过得忙碌而又充实。在闲暇时,他还是会想起家人。

去年11月10日是毕志刚20岁的生日,也是他到部队后的第一个生日。那天,他跟李正渊在机房处理业务,一直忙到了第二天凌晨。

下班后,李正渊将毕志刚拽进了食堂。刚进门,一个带着“笑脸”的蛋糕就出现在毕志刚眼前。“每天忙工作,我都忘了自己的生日,没想到班长还记得。”看到蛋糕的那一刻,他高兴极了。

“以前的生日,爸爸都会早早做好饭菜,妈妈会提前订好蛋糕,一家人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毕志刚说,没想到在部队过生日,还能吃上蛋糕。

在红山河吃蛋糕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这里方圆100公里都是“无人区”,往返最近的镇都要将近6个小时。为了保证蛋糕能在毕志刚生日那天准时到达,李正渊提前一周就托人从700多公里外的叶城订好了。

蛋糕在路上“走”了两天,经历了沿途的低温冷冻,到了机务站又在房间回温,味道有些变了。但毕志刚仍然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味。

李文浩的除夕是和班长李正渊在值班机房度过的。到机务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

那天,李文浩的师傅陈家宝到边防连调试通信装备,值班机房只剩下他一人。中午,上级来电要求紧急调遣线路。从来没有独立完成过调遣任务的李文浩,接到电话后一下子有些紧张。

“我可以吗?”李文浩在心里问自己。身边没有师傅,也没有战友,来不及多想,他赶紧回忆此前这类任务的具体操作方法,“首先要核对口令……”15分钟过去了,他独立圆满完成了此次调遣任务。也正是从那时起,他明白了成长的意义,就是承担起自己该扛的那份责任。

上等兵吴怀彬从上海入伍,见惯了都市的繁华,第一次来到高原,看到连绵不绝、荒无人烟的雪山,情绪一落千丈。他想念都市的热闹繁华,想念街道两旁的烟火气,想念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转变,发生在第一次巡线后。那天,吴怀彬跟着班长登上界山达坂,看见海拔5347米的指示牌。巡线结束,他把这一高度发到了朋友圈。“有图有真相,快看,这儿比东方明珠电视塔整整高出4800多米。”一位同学的“发现”让吴怀彬“火”了,朋友圈里的评论垒起了“高楼”,点赞汇成了“火炬”。

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在吴怀彬的心中油然而生。

坚守在全军海拔最高的机务站,身上的责任要重很多,这群年轻的官兵在飞速地成长。

八九岁的少年,因为穿上了军装,他们的青春就注定具有别样的气质。也正是因为这一身军装,他们身上多了一份责任担当。在高原、在海岛、在都市,只要是祖国需要的地方,都有他们坚守的身影。在凌晨、在深夜、在春节、在假日,只要是祖国需要的时刻,都有他们默默的担当。

红山河,那浓浓的饺子香

■本报记者 徐娜 特约记者 张强 通讯员 蒲杰鸿 王博峰

特稿

电话里传来了一阵软糯糯的声音:“爸、爸、爸……”那个第一次被叫“爸”的人瞬间红了眼眶

除夕这天,早上8点,红山河机务站外一片白雪茫茫,寒风夹杂着雪粒将值班机房的窗户吹得砰砰直响。此时,祖国内地的家家户户,都开始忙活着贴春联、挂灯笼、准备年夜饭……而红山河的天还没有亮。

望着黑漆漆的窗外,李正渊不禁感慨:“日子过得可真快啊。”从19岁穿上军装,他在红山河一干就是11年。今年,他和列兵李文浩在这里迎来了又一个新年。

每年春节前夕,都是红山河机务站最忙的时候,来往通信数量多、密度大,他们的保障任务十分繁重。由于机务站人员紧张,李正渊有时一天24小时都待在机房值班。工作忙了难免不修边幅,一个冬天过去了,他成了机务站最“邋遢”的兵。

天空渐渐泛起了鱼肚白,院子里也热闹起来。看着整装待发准备外出巡线的战友,李文浩说:“班长,等他们回来咱们就能贴春联、包饺子了,早就听说你包的饺子好吃,今天可得好好尝尝。”

要论包饺子,李正渊可是连队数一数二的好手。这几天也只有在准备年夜饭的时候,他才有片刻时光可以从机房出来。

简单收拾了一下,李正渊小跑着奔向食堂。调馅、擀皮、捏饺子……不一会儿,一个个皮薄馅大的饺子就整齐地码放在案板上。

在红山河,包饺子看的是技术,煮饺子凭的是经验。“在高原上煮饺子,要用高压锅,火候的掌握十分关键,煮的时间短饺子馅夹生,煮的时间长就成了一锅面片汤。”李正渊说。

说着,李正渊捏起饺子,一个一个送入锅中,他看了眼表,默默估算了下时间。火苗在不停地跳动,李正渊有些出神,心里琢磨着:“估计闺女这会儿正坐在桌边看她妈包饺子呢。”

入伍11年,李正渊只在去年春节回过家。今年,初为人父,他的人生有了一个崭新的角色。

前一阵突降大雪,红山河机务站内的太阳能电池供电不足。为了保障通信设备的正常使用,机务站关掉了生活电源。

那一天,李正渊刚刚6个月大的女儿第一次学会了叫爸爸。妻子高兴地给他打来视频电话,始终无人回应。反复尝试后,妻子又打给连队的固定电话,这才联系上了李正渊。

此刻,电话里传来了一阵软糯糯的声音:“爸、爸、爸……”那个第一次被叫“爸”的人瞬间红了眼眶:“孩子刚会说话,就一直叫爸爸,听着心里可暖了。”

女儿的第一声爸爸,通过电话线从千里之外传到了红山河机务站。“我错过了女儿成长的很多时光,第一次听见她叫爸爸的时候,浑身好像充满了力量。”李正渊说。

女儿叫第一声爸爸的时候,李正渊



上士张金海(左前)和李正渊(正中)带着战友们喜挂灯笼。任慧文摄

征。如今,每个不能回家的春节,他都在这些喜庆的装饰上寻找、重温昔日一家人团聚的时光。

张金海是红山河机务站光缆专业的骨干,机务站700多公里的管控线路他走了一遍又一遍。巡线路上,时间过得很慢。遇到暴雪、山洪、塌方时,等待的时间,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有时候,他又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这一眨眼,他已经迈进了入伍的第12个年头。

饺子在锅里翻滚,心里也像开了锅。12年的高原军旅,有很多事情张金海都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回忆起来,就像那融合了许多味道的饺子馅,百味杂陈。

去年4月,空喀哨所到河尾滩边防连的通信线路中断。上午10点,张金海和战友乘车前往故障地点抢修。在经过海拔5600米的红旗达坂时,抢修车辆陷入雪坑,张金海和战友代锋、龚栋友下车铲雪开路。

当时,车外的温度将近零下30摄氏度,又厚又硬的积雪让这些经验丰富的老兵有些力不从心。仅仅一公里的积雪路,他们足足铲了三个多小时。

“这条通信线路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最短的时间赶到故障地点,完成抢修任务。”张金海说,当时他们三人一刻也不敢停,一锹接着一锹地把积雪清理到道路两边。

当年开出积雪路段时,张金海和战友累得直干呕。此时,他们的眉毛已经沾满了白霜,双手也被冻得颤抖不止。

好不容易找到准确故障点,他们对

光缆进行开剥,再对光纤进行熔接。完成这一切后,天已经黑了。

“报告,空喀到河尾滩方向的通信线路抢修完毕。”在向值班室报告后,抢修小分队马上驱车返回。

第二天凌晨3点,他们穿越风雪终于回到了机务站。

零下30摄氏度,17个小时,350公里路,这是张金海工作的常态。

今年,张金海的两个孩子在电话里说想来跟他一起过年。“还是过几年,等他们长大点再说。高原环境艰苦,他们太小,来了肯定吃不消。”他说。

刚上高原时,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张金海也曾抱怨过。但在漫长的岁月中,“坚持就是胜利!”是他挂在嘴上最多的一句话。

此刻,张金海正看着朋友圈封面上一家四口的生活合照,照片中他一手抱着女儿,一手搂着儿子。

忽然,机务站外升腾起璀璨的烟花,放下手机,张金海赶忙走出屋去。这是红山河除夕夜最热闹的时刻。

上等兵王文聪也在院子里看着烟花,入伍后的第二个春节,他没有想象中那么想家,在机务站的日子让他觉得平凡的坚守有了更多的意义。

王文聪的家在繁华热闹的都市广州,从家步行20分钟就能看到美丽迷人的珠江,开车20分钟就能看到令人心旷神怡的大海。来到红山河,同样20分钟,他仅仅能到达距离机务站400米的松木希错湖。

相同的时间,不同的距离,不同的风景。

今年,是毕志刚在红山河机务站度过的第一个春节。除夕晚上,班长李正渊包的饺子,他一连吃了好几碗。他说:“像家里的味道。”

去年8月,毕志刚第一次来到红山河机务站。初上高原,他的反应很强烈:“头疼、耳鸣、睡不着……那几天非常难受。”

站在比“东方明珠”还高4800多米的地方,评论垒起了“高楼”,点赞汇成了“火炬”

今年,是毕志刚在红山河机务站度过的第一个春节。除夕晚上,班长李正渊包的饺子,他一连吃了好几碗。他说:“像家里的味道。”

去年8月,毕志刚第一次来到红山河机务站。初上高原,他的反应很强烈:“头疼、耳鸣、睡不着……那几天非常难受。”

今年,是毕志刚在红山河机务站度过的第一个春节。除夕晚上,班长李正渊包的饺子,他一连吃了好几碗。他说:“像家里的味道。”

去年8月,毕志刚第一次来到红山河机务站。初上高原,他的反应很强烈:“头疼、耳鸣、睡不着……那几天非常难受。”

今年,是毕志刚在红山河机务站度过的第一个春节。除夕晚上,班长李正渊包的饺子,他一连吃了好几碗。他说:“像家里的味道。”

去年8月,毕志刚第一次来到红山河机务站。初上高原,他的反应很强烈:“头疼、耳鸣、睡不着……那几天非常难受。”

今年,是毕志刚在红山河机务站度过的第一个春节。除夕晚上,班长李正渊包的饺子,他一连吃了好几碗。他说:“像家里的味道。”

去年8月,毕志刚第一次来到红山河机务站。初上高原,他的反应很强烈:“头疼、耳鸣、睡不着……那几天非常难受。”

今年,是毕志刚在红山河机务站度过的第一个春节。除夕晚上,班长李正渊包的饺子,他一连吃了好几碗。他说:“像家里的味道。”

独家原创 第一视角 34号军事室